



陳肇宜

44.5.16.生

台灣台南人

大學畢業

現職

自由寫作

作品

跑道(小說)

牙痛

短篇小說第三名 陳肇宜

晚餐已近尾聲，餐桌旁只剩德田一個人還在一口一口的慢慢嚼食著。

秀玉把湯重新熱過，連鍋端來擺在德田面前，然後在他旁邊坐下，低聲說道：

「你看，湯還剩這麼多。」

德田瞄了她一眼，又低下頭來專心的扒最後一口飯。

「我想爸最愛喝竹筍湯，特地多煮了一些。」秀玉為自己舀了一碗湯，淺嘗一口，繼續說道：「沒想到他今晚都沒喝，飯也只吃了半碗而已。」

「天氣熱，吃不下？」德田漫不經心的應著，也舀了一碗湯；熱氣在他面前昇騰，使他的表情在乍看之下，顯得有點模糊。

「牙齒痛吧。看他下午一直搗著嘴，還用牙籤猛挖牙齒。我問他是不是牙痛，他光搖頭，什麼也不說。」

德田「嗯」了一聲，開始小心翼翼的嚼食起筍湯來。他喝湯的動作是如此的謹慎，彷彿碗裡裝的是瓊漿玉液，非得用全副心思去細細品嚐不可。其實，他一直想著茶几上那張銀行寄來的提高放款利率通知書，整個心情早就煩躁得食不知味了。他搞不懂，那些作大官的究竟是怎麼想的。說什麼「金融緊縮政策」為的是要壓抑房價狂飆和緩和通貨膨脹壓力；理由編得冠冕堂皇，令平民百姓毫無爭辯之餘地。其實德田並不是不了解，財政官員所說的那些理由都是有憑有據的；他只是覺得忿忿不平。照理講，「金融緊縮政策」是針對那些有閒錢的人以錢滾錢的各種炒作積弊而痛下針砭，怎

麼像他這樣量入為出的升斗小民卻首蒙其害？仔細一算，乖乖！每月平白多出兩、三千塊的利息哩！而原本就拮据的日常開銷更是捉襟見肘了。

德田抬頭環視這二十五坪大小，佈置簡陋的棲身之所，不禁暗暗感歎起來……。

「我想，等一下你去問問他吧；作兒子的總是比较好講話。」

「什麼？講什麼？」德田猛然驚醒，一臉茫然的望著秀玉。

「問你老爸呀！咦？我跟你講話，你都沒聽進去呀？」

「呃……」德田還是一臉茫然，「問什麼？」

「看你，一副魂不守舍的樣子！」秀玉冷哼一聲，有點不悅的說道：「問你老爸——是不是牙齒痛——要不要看牙

醫——」尾音故意拖得很長，加強語氣似的。

「哦……」德田將碗裡的湯一飲而盡，「有什麼好問的？都那麼大歲數的人了，牙痛他不會講？」臉上一副冷漠的表情。

「唉！他是你老爸呢！」秀玉瞪了德田一眼，沒好氣的說道：「問不問隨便你啦，反正又不是我牙痛！」

這是昨晚的事了。

現在才清晨四點，德田卻十分清醒；打從開櫥櫃的聲音把他由睡夢中吵醒，他就一直清醒著。房門下端的縫隙透著微光，父親焦躁不安的腳步聲和吸吮牙齒的聲音輕輕的、斷斷續續的敲擊他的耳膜。他可以想像得到，父親現在一定是在把沾滿味精的棉花球塞進蛀空的牙洞裡；或許是半粒征露丸也說不定。反正是那些古老的方法——小時候父親就常用這種方式來治療他的牙痛。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是呀！都快三十年了！德田換牙以前每次關牙痛，父親總是隨便把沾滿味精的棉花球或半粒征露丸塞進他蛀空的牙洞裡，然後輕鬆的說：「沒事啦！忍一下就好！」

在德田的記憶裡，牙齒痛過好多回；每次都痛得眼淚在眼眶裡打滾，臉頰腫得像剛挨了一巴掌；每次也都在父親的「忍一下」聲中痛苦的捱了過去。隨著年歲的漸長，他甚至不假父親之手就能自我治療。一直到出外做事，身邊有錢看牙醫了，這才結束牙痛的夢魘。然而，滿口的爛牙卻已回天乏術了！

德田摸摸自己的下巴，心中不由得興起一絲幸災樂禍的暢快感覺。忍一下就好，不是嗎！

從小，父親就和他很不親近。在他幼小的心裡，總覺得父親是偏愛德紀的。因為德紀雖只大他兩歲，智力卻高他十幾歲。

德紀從小就樣樣都行；每次大考上台領獎都有他的份，而德田總是在行列裡拍手拍得手心發紅。同學也都知道德紀是他哥哥，臉上無不露出羨慕的表情。因此，在那段拍手的日子裡，德田是快樂的。雖然明知父親偏愛德紀，他卻一點也不在意，反而為德紀的優異表現而滿心歡喜。每次德紀領了獎，他都一馬當先的跨進家門，咧著嘴向家人報喜。而父

親總會在吃飯時喜孜孜的夾一塊肉在德紀的碗裡，然後轉頭瞪著他說：

「看你，笨得像頭豬！德紀月考每次都得獎，你呢？哼！想看你得獎，恐怕太陽要從西邊出來嘍！」

德田一點也不嫉妒，只是扮一下鬼臉，然後一味的扒著飯吃；肉他是不敢去夾了，因為那是為慶賀德紀得獎而額外加的菜。那時父親在糖廠上班，微薄的薪水只夠養家活口；祖傳的五分水田倒使他們頓頓有白飯吃，而這已是天大的福氣了。在他們的村子裡，吃著著籤拌飯的還大有人在呢！

德田初中念的是縣立中學，成績也不怎麼出色。因此，初中將畢業時，父親要他考省立高工。「像你這種程度是考不上大學的，念省立高工較省錢，也較好考，家裡的經濟能力也足夠栽培一個大學生而已。」當時父親是如此說的，而他的話就是命令，絲毫無討價還價的餘地。當然德田也心知肚明，自己確實不是擠大學窄門的料。

德紀考上台大是椿天大的喜事。放榜那天，父親特地在院前的瓜棚吊了一大串鞭炮；震天價響的爆竹聲把整個村子的老老少少全吸引了過來。考上台大在村子裡是開天闢地頭一遭呢，怪不得父親如此得意，如此神氣！德田記得，當天家裡賀客盈門，每一個人都翹起大拇指，頻頻誇讚父親是「虎父無犬子」。賀客當中有一位父親的同事，大概是恭維話說盡，閒著無聊找新鮮話題解悶吧，竟突然問起正在倒茶水倒得不亦樂乎的德田來。詎料父親馬上寒起臉，斜眼瞪著他說：「他呀！哼！有個高工念就該謝天謝地嘍！真是的，同是一個娘胎生的，怎麼會差那麼多……」

為了這一句不給情面的話，德田像當眾被剝光衣服般慌亂的逃回房裡躲了起來。在淚眼朦朧之中，他平生首次為自己的平庸感到悲哀。他細細思量，才恍然覺悟，原來自己的存在一直是父親的奇恥大辱啊！

有了這樣的覺悟，德田開始不諒解起父親來。正值叛逆年齡的他，實在想不通：為什麼實質上的貧乏竟也有罪？為什麼只因他無法以德紀的方式來光耀門楣，就得受父親如此冷漠、甚至是歧視的待遇？要不是長相的基因是那樣的明顯而無懈可擊，他幾乎要懷疑自己是不是父親的親骨肉。

隨著年齡的增長，德田對父親的「不諒解」逐漸演變成「憎恨」。尤其是他高三那年摔斷了腳踝，更使「憎恨」的程度達到頂點，一直到如今還未曾稍減。

那天黃昏，德田咬緊牙關，一癱一拐的推著被撞壞的腳踏車，好不容易才回到家。原本以為意外受傷會得到幾句安慰或疼惜的話語，沒想到卻只換來父親一頓怒罵。甚至只貼「撒隆巴斯」的腳踝腫痛了好幾天，實在再也無法行走了，父親才不得不把他送到外科診所去求醫。整整折騰了一個月，傷勢雖然痊癒了，德田卻跛了腳；即使跛的程度很輕微，卻也夠被國防部打回票了。拆掉石膏時，那個白髮的老醫生以感歎的口吻說：「早點送來就不至於如此了！」事隔十幾年，老醫生那副惋惜而略帶責怪意味的表情，依然清晰的印在德田的腦海裏，並時時刻刻刺痛著他的心。

然而，父親並不是這樣對待德紀的。每次德紀一有傷風感冒，或一般輕微症狀，一定由父親親自帶去看西醫；而不像家人那樣只服用牆壁上藥包內的成藥。每值寒冬進補，德紀吃的總是肉質細嫩的腿和翅膀，甚至一人獨享豬心燉高麗參。久而久之，德田習慣了，每次都自動挑粗澀的胸肉吃。就這樣，一隻雞或鴨被分得涇渭分明。父親和德紀吃的是腿

和翅膀，母親、小妹和德田吃的是胸肉；而且吃得很理所當然。

每當德田回憶起全家人圍坐進補的情景，總不由得為母親感到難過。母親是個無主見，又沒受什麼教育的傳統女性。在她的一生中，除了對大男人作風的父親言聽計從外，對子女的關愛之情只能在她那膽怯而無助的眼神中窺知一二。德田總覺得在母親憂鬱的瞳孔裡，時時閃爍著不安的神色。尤其在她彌留之時，這種不安的眼神更為明顯，而令德田感到無限的哀悽。母親去年底過世時，德紀人在美國作美國公民；一通電報打來，說工作太忙，無法趕回來。德田記得一清二楚，當父親把那封電報揉進紙屑簍時，渾身急劇的顫抖著。

十二年前德紀決定去美國深造時，父親狠下心來賣掉三分水田，才湊足他的旅費和學費。然而，那時的父親還是滿心歡喜的；憧憬著德紀將成為村裡第一位留美博士。在以後的日子裡，德田和小妹按月匯回家的薪水都義無反顧的作了德紀的經濟支援。總之，全家各個成員都作了最大的奉獻，只因德紀能光宗耀祖，是大家的希望。德田一直到七年前結婚且自組家庭了，才終止這分奉獻。而隔年德紀也娶了個美國女人，並宣誓效忠星條旗——至死不渝。

前年春天，父親退休了。六十五歲的他帶著退休金和一向體弱多病的母親，風風光光的到美國探望德紀。臨行前他對德田說：「：在美國生活不易，不比在台灣，只要肯拚、肯做，沒有餓肚子的。：」那時德田剛好勉強湊足預備款，買下現在住的這一間公寓。當然，那是他和秀玉胼手胝足、省吃儉用了好幾年的成果；而拮据的日子才剛要開始呢。

美國之行計三個多月，卻帶回父親滿臉風霜與母親一臉病容。爾後兩位老人在鄉下老厝整整住了一年有餘。這期間由於母親的身體始終時好時壞，德田曾回去探望過無數回，卻從未聽父親談起過德紀，至於在美國的種種他更是絕口不提。隨著時光的流逝，父親愈顯憔悴了。尤其是母親過世後的那段獨居日子，他的精神萎靡不振到了極點。這也難怪嘛，像他這種「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男性沙文主義者，生存環境的困厄應該遠不如失去老妻來得悽慘吧！要說生活上可預期的困苦或潦倒，到底年輕時在「紅太陽」的旗幟下也曾經歷過這樣的日子；可是一旦失去老妻，他就像斷了雙手般形同廢人了。光是開門七件事就夠他頭疼不已，何況經濟每下愈況，僅餘的兩分水田恐怕遲早也要保不住。因此，德田在無法規避「反哺之責」的情況下，不得不偶爾向他提出接往同住的建議。而他經過三、四個月的獨居之苦後，終於態度軟化；畢竟投靠德田才是他最佳的選擇啊！

當然，德田心知肚明：父親之投靠於他是出於百般無奈，內心也必定經過一番掙扎的。他老人家大概作夢也想不到，自己樂觀的期盼了一輩子，到頭來竟兩手空空，而不得不依靠一向被他所輕視的兒子吧！

自從父親搬來同住以後，德田的心中一直有種優越感在不斷凝聚著。父親的地位由高高在上突變成卑微，更帶給他無限的滿足與快意。在潛意識裡，他「憎恨」父親的程度也始終未曾稍減。然而，德田畢竟是厚道的。除了吝於給父親言詞上的關懷外，他一直扮演著為人子女所應扮演的角色。至少，他從未給過父親壞臉色看。

就像此刻，雖然心中對父親的牙疼感到無可名狀的快感，卻也不至於將喜色表露出來。他只是捧著自己的下巴，試圖回憶小時候牙疼的那種刻骨銘心的痛感；而記憶愈鮮明，他的心情就愈發舒坦。他內心甚至興起一股十分迫切的期盼

：他要等父親親自向他開口看牙醫的請求。雖然父親或許會頑抗不屈而一直強忍下去，但冷眼旁觀其肉體與心靈的不斷交戰、煎熬，可也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啊！如此看來，用「以牙還牙」來形容德田此時的心境，真是再貼切不過了。

●●●●●

德田下班回來，臉色像台北的冬天一樣陰冷。中午抽空去了一趟銀行，詢問的結果，除了換來那個趾高氣揚的行員滿臉橫氣外，他的利息支出依然無轉圜的餘地。想到以後每個月要平白多出兩、三千塊的預算，胸中的壘塊就無法平息。他覺得上蒼偏愛捉弄窮人，一家五口全靠他勉強支撐了，卻又要如此百般折騰！

晚餐是在肅穆的氣氛之下結束的。父親只隨便扒了幾口飯就先離桌了。欣宜和欣年兩姊妹似乎也察識德田的臉色不對勁，一頓飯吃得又快又安靜；這會兒正在房裡纏著阿公講故事呢。也不知是出於補償心理，還是精神上無所寄託，父親對這對孫兒一向都十分疼愛。

「我看，我再回工廠上班好了，孩子可以讓爸爸帶。」秀玉一面收拾碗盤，一面對正端著碗喝湯的德田說道。

「這怎麼可以！一個老人哪能同時帶兩個小孩！萬一發生意外，可就不償失了。」

「沒辦法呀！日子總得過下去吧。再說，一家五口人，老的老、小的小，不趁現在還年輕多存點錢，將來可怎麼辦？」秀玉的語氣透著幾分焦慮。

「再看看吧，孩子還那麼小，爸爸又什麼事都不會做，我總是放心不下。」

「哦，對了！早上爸爸還問起貸款的事呢，八成他是看過通知書了。我說每個月要多付兩、三千塊吧，他一臉憂憂的，倒沒再說什麼。」

「他又能說什麼！」德田把空碗遞給秀玉，出氣似的說道：「這個家是我一個人在苦撐啊！他喔：哼！」

「噓——小聲點，別讓爸聽見了！」秀玉向德田使了個眼色，低聲責怪：「沒看過像你們這樣的父子，兩、三個月以來，冷淡得像路人似的。」頓了頓，又說：「待會你去問他要不要看牙醫，痛兩天了，連飯都吃不下，光塞征露丸哪會好。我問了好幾次，他都說沒關係。看來非得你這當兒子的親自去問才行。不過，我在想，他是怕增加你的負擔哪！」

德田沒有答腔；一想到牙醫的收費標準，心就涼了半截。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呀！「或許等蛀牙自然脫落，就一勞永逸了吧。老人家不都是沒牙齒的！」德田摸摸自己缺了一顆白齒的左下顎，如此自我寬慰著。

德田還是沒有去探問父親的牙疼。不過，擺在眼前的經濟問題，已使他的「居心」作了調適：與期說他期待父親親自開口要求看牙醫，不如說他願慮昂貴的診療費用來得更貼切。他甚至突發奇想，要是父親的蛀牙突然掉落，不知該有多好！

半夜，德田再度被父親的牙疼所吵醒。他聆聽客廳傳來一陣陣「噴——噴——」的吮牙聲，腦海裡浮現父親搗著臉頰、眉頭緊皺、五官扭曲的痛苦模樣。俗話說：「牙痛不是病，痛了真要命。」德田是過來人，自然能深深體會箇中滋味。……突然不知怎麼的，他的牙齒彷彿也開始隱隱作痛了；同時，對自己一向冷漠與幸災樂禍的心態也無端感到心虛起來。而這種「感同身受」的心理反應，就像一股電流陡然擊中他的心窩，使潛伏其中的善良「分子」頓時全甦醒過來。

或許是該去問問他吧，德田想，即使是虛情假意一番，至少可使自己心安理得呀！

父親被德田的突然出現嚇了一跳，捧著臉頰的手像觸到電般猛然放了下來，臉上勉強擠出一絲尷尬的苦笑。

「吵到你啦？」他說，神情十分謙卑。

「牙齒痛？」德田問：「牙齒痛就要去看醫生。」

「不用啦！忍一下就好。」他的視線由德田臉上游移而去。

德田仔細觀察父親的臉頰，只見略顯浮腫的左側因咬緊牙關而呈現緊繃的肌腱；強制忍痛的結果，使得青筋暴起的脖子微微抽搐著。顯然，這牙痛已不是「忍一下」就可輕易捱得過的。

「去睡吧，我沒事，你一大早還要上班呢。」父親擺一擺手，眼睛死盯著慘白的牆壁不放。

「我叫秀玉帶你看牙醫吧，這樣忍下去可不是辦法。」德田的話意雖然懇切，語氣卻顯得有點冰冷。

「不用啦，呵：再忍一下就好，呵：沒什麼！」

父親似笑非笑的喃喃自語著，態度也故作輕鬆狀。他有意迴避似的，匆匆瞥了德田一眼，然後慢慢的往自己的房間走去。然而，他的頑固看在德田眼裡，卻頗有挑釁意味，以致一時之間竟被撩得火冒三丈起來。德田萬萬想不到，自己屈意承歡的一片善意，竟受到如此頑強的抵抗。直覺告訴他，父親是擺明態度要向他才建立不久的權威挑戰，並且寧可「忍一下」也不願意向他低頭。

「忍一下！你只會忍一下！」德田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突然咆哮起來；失控的聲調像一記悶雷，在寂靜而狹小的空間裡來回震盪著。「小時候，我牙齒痛，你也叫我忍一下，結果呢？哼！我現在是滿口爛牙！還有我這隻腳，要不是你當初漠不關心，也不至於廢了呀！」

已走到門口的父親，冷不防受到叱喝，猛然轉過身來。他以疑惑的眼神愣愣的盯著德田看，嘴巴微張，倉皇的臉上一片茫然，骨瘦如柴的身軀還不住的微微顫抖著。同時，德田也被自己情緒的失控嚇了一大跳。尤其當他看到父親那種悚懼、卑微的神情時，心裡不由得一陣不安，於是趕忙低聲補充道：

「有病痛就要看醫生嘛，拖久了只會更礙事。」

父親聳了聳一會兒，好不容易才吐出口來，語氣謙卑得好像在懺悔一般。

「我是沒好好的照顧過你啦：小時候：一直都是：到老了，還拖累你：唉……」他長歎一聲，然後反身把自己關了起來。

德田的心情猛然跌入谷底。他彷彿被人由美夢中搖醒般頹喪的跌坐在藤椅上，雙手搗著臉，細細反芻著父親那副求饒似的表情和近乎懺悔的言語，心口不禁隱隱作痛起來。原來以為父親的低聲下氣必定能給自己帶來得償宿怨的快感，怎麼事實不是這麼回事？他甚至是在父親惶恐不安的眼神中看到自己昔日的影子；而處境易位的結果，自己現在不正重蹈父親的覆轍，以愚蠢、卑劣的導演手法，遵循老劇本依樣畫葫蘆，並趾高氣揚的對著滿佈陰晦氣氛的布景喊「開麥拉」！？」

這樣想著，德田不由得打了個寒噤。他當下決定，一大早就帶父親去看牙醫。



德田費了一番唇舌，總算把父親勸進牙科診所。經過檢查和治療之後，年輕的醫生對德田作了一番詳盡的解說。他的結論是：由於患者右邊的上下排白齒全掉光了，左邊的下排白齒又蛀得相當嚴重，因此，為了不防礙咀嚼功能，進而影響消化系統的健康，非得在拔掉蛀牙後，及時裝上義齒不可。

當醫生在作解說的同時，德田瞥見父親的眼睛死盯著牆壁上的診療收費表不放，臉上的五官好像正被割掉一塊肉般痛苦的扭曲著。

一走出診所大門，父親就迫不及待的喃喃道：

「拔掉就算了，還裝什麼假牙！當醫生的想多賺點錢，總會說些駭人的話。你看他那麼年輕，八成沒什麼經驗，診斷也不可靠！」

「醫生說得很有道理；沒有白齒，吃東西時怎麼咬得碎。何況你的腸胃一向都不怎麼好呢！」德田說。

「不裝啦！要花好多錢哪！：反正我也老了，再也沒多少日子好活，何必多花錢！」

「裝啦！錢，你不用顧慮。昨晚秀玉說要再回電子工廠上班，收入會增加的；而且，我也會找機會多加點班。錢絕對不會有問題。」

「你的擔子會愈來愈重哪！最近銀行利息提高不少；欣宜再兩個月也得上幼稚園了，入學前你總得讓她上一年幼稚園吧。唉！還是往後的日子要緊！」

「苦日子總會推過去的。你曾說過，在台灣只要肯拚、肯做，沒有餓肚子的。不是嗎——小心！！」德田突然驚叫一聲，右手同時伸了出去，說時遲那時快，總算及時抓住一脚踏空而向前傾倒的父親的肩膀。他一面把父親攙扶起來，一面低聲罵著：「這些缺德的店家，總是把走道搞得忽高忽低的！」

眼看父親已經站穩了，德田卻不得猶豫起來。他不知是該把手縮回來好呢，還是就這麼攙扶著父親繼續往前走。記憶裡，他從未與父親如此親近過哩！他甚至不知道父親竟如此瘦弱，被抓著的肩膀簡直只剩硬邦邦的骨頭撐著皮而已。

德田的心裡略感不安，便偷偷的瞄了父親一眼，不料父親也正盯著他看。霎時，四道目光短兵相接，又慌亂的錯開，氣氛顯得很尷尬。德田的臉上突然一陣燥熱，趕忙把手縮了回來，側著臉小聲說道：

「小心走，地面不平！」

於是，父子倆並肩默默的繼續往前走；一直走到路口臨上陸橋時，父親才猛然停下腳步。他先歪著頭沈吟了幾秒鐘，然後一臉肅然的說道：

「我看，過幾天我回鄉下去，把剩下的那兩分水田賣了吧。現在的田地行情很好，賣個六、七十萬總是有的。你拿去把貸款還清，日子會好過些。」

德田聽了，心裡不禁一陣訝異：那僅餘的一小塊水田，不正埋著母親的屍骨？墳上的草皮恐怕還沒長好呢！而且，父親也早就請風水師看過，那塊地也是他將來的埋骨之所啊！

「可是，媽的墳在上面呢！」德田不安的說道：「而且，你也請風水師看過，那塊地……」

「現在顧不了那麼多了！」父親突兀的打斷德田的話，「你媽的墳墓在田地的東北角，圍起來不至影響耕作，何況又是上好的水田，應該很好賣才對。唉！我再三考慮，還是活著的人要緊哪！其它的都不重要。唉……」

父親輕歎一聲，舉步上了陸橋，略顯佝僂的瘦削身軀微微搖晃著，步履蹣跚的樣子好像隨時會一腳踏空而摔跌下來，令人看了不禁要為他捏了一把冷汗。

德田的鼻腔突然酸楚起來。他三步併作兩步的追趕上去，且毫不猶豫的伸出手來緊緊摟住父親的肩膀，哽咽的說道

「不行！那塊地是祖產，無論如何都不能賣。爸！你安心！再苦的日子總會捱過去的，我們一定能捱過去的……」

評語：

藉父親的牙痛為引子，勾起德田在成長過程中受委屈的回憶，於是他對父親的牙痛產生幸災樂禍的心理，但最後還是流露出父子的真情。敘事抒情，甚為真切。從反面著手，轉折處頗見工夫。